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十五回 刻薄人焚林撥草 負義漢反面傷情

世態黑沉沉，刻毒機深。恩情用去怨來尋。
當日說知心，綿裡藏針。險過遠水與遙岑。
何事腹中方寸地，把刀戟，擺森森？

到處中山狼一隻，張牙爪，便相侵。

——右調《增字浪淘沙》

話說太監王振雖然作了些彌天的大惡，誤國欺君，辱官禍世，難道說是不該食他的肉，寢他的皮麼？依我想將起來，王振只得一個王振，就把他的三魂六魄都做了當真的人，連王振也只得十個沒卵袋的公公。若是那六科給諫、十三道御史、三閣下、六部尚書、大小九卿、勳臣國戚合天下的義士忠臣，大家豎起眉毛、擡起鬍子、光明正大，將出一片忠君報國的心來事奉天子，行得去，便吃他俸糧，行不去，難道家裡沒有幾畝薄地？就便凍餓不成？定要喪了那羞惡的良心，戴了鬼臉，千方百計，爭強鬥勝的去奉承那王振做甚？大家齊心合力，挺持得住了，難道那王振就有這樣大大的密網，竭了流，打得乾乾淨淨的不成？卻不知怎樣，那舉國就象狂了的一般，也不論甚麼尚書閣老，也不論甚麼巡撫侍郎，見了他，跪不迭的磕頭，認爹爹認祖宗個不了！依了我的村見識，何消得這樣奉承！後來王振狠命的攬撥正統爺御駕親征，蒙了土木之難。正統爺的龍睛親看他被也先殺得稀爛，兩個親隨的掌家劉錦衣、蘇都督同時剝成兩段。依我論將起來，這也就是天理顯報了。他的弟姪兒男，蔭官封爵的，都一個個追奪了，也殺了個罄盡。又依我論將起來，這也算是國法有靈了。卻道當初那些替他舔屁股的義子義孫，翻將轉那不識羞的臉來，左手拿了張稀軟的折弓，右手拿了幾枝沒翎花的破箭，望著那支死虎鄧鄧的射。有的說他不死，有的說他順了也先，有的說他死有餘恨，還該滅他三族，窮搜他的黨羽。窮言雜語，激駭個不了。若再依我的村見識，他已落在井中不上來了，又只管下那石頭做甚？

那蘇都督、劉錦衣侍了王振的掌家，果然也薰天的富貴了幾年；依達人看將起來，不過還似他當初的時節，扮了一本《邯鄲夢》、《南柯夢》的一般；後來落了個身首異處，抄沒了家私，連累了妻子。若說那梁安期，不過是劉錦衣姑表外甥，胡君龍也不過是蘇都督閨女的兒子，兩個原不曾幫了他兩家作惡，也不甚指了他兩家的名色詐人，不過是每人作興了千把銀子，扶持了個飛過海的前程，況還都不曾選出官去，真是狐狸小丑，還尋他做甚？卻道那些扒街淘空的小人，你一疏，我一本，又說有甚麼未淨的遺奸，又說有甚麼伏戎的餘孽，所以那梁生、胡旦都在那搜尋緝訪的裡邊。行開了文書，撒開了應捕，懸了一百兩的賞格，要拿這一班倚草附木的妖精。漸漸的俱拿得差不多了。

梁生、胡旦藏得這所在甚好，裡邊沒人敢傳將出去，外邊又沒人敢尋將進來，倒也是個銅牆鐵壁。爭奈那晁家的父子都有一件毛病，好的是學那漢高祖專一殺戮功臣。晁老兒雖是心裡狠，外面還也做不出來，見梁生、胡旦沒了勢力，忖量得他斷不能再會乾升了。後來因他又與徐翰林相處，他如今自身也難保，還懼怕他做甚？輾轉躊躇幾番，要首將出去；即不然，也要好好打發他出門。當不得外面一個講王道的西賓邢臯門，冷言諷語，說甚麼病鳥依人，又講甚麼魯朱家與季布的故事，孔褒與張儉的交情。晁老怕他議論，不好下手。又虧不盡有一個煞狼要丈夫做人，不肯學那東窗剝柑子吃的一個賢德夫人，屢屢在枕邊頭說道：「我們在華亭，幸得急急離了那裡；若再遲得幾時，江院按臨，若那些百姓一齊告將起來，成得甚麼模樣？虧不盡他兩個攬撥我們早早離了地方，又得這等一個好缺。雖是使了幾兩銀子，我聽得人說，我們使了只有一小半錢。如今至少算來將兩年，也不下二十萬銀子，這卻有甚麼本利？這也都是兩個的力量。我們如今在這裡受榮華，享富貴，怎好不飲水思源？況他兩個，我聽說多有親戚朋友，他卻不去投奔，卻來投奔我們，他畢竟把我們當他一個好倚靠的泰山。我們不能庇護他罷了，反把他往死路裡推將出去，這阿彌陀佛，我卻下變不得。」所以晁老聽了這些語，那心頭屢次被火燒將起來，俱每次被那夫人一瓢水澆將下去。於是這梁生、胡旦也還沒奈何容他藏在裡邊。然雖是說不盡得了夫人解勸的力量，其實得了那跨灶乾蠱的兒子不在跟前。若這個晁大舍一向住在衙中，你即有夫人的好話，晁老卻不敢不聽兒子的狂言。別人怕得那晁大舍是一個至奸險至刻毒的小人，他卻看得兒子就如那孔夫子、諸葛亮的聖智！

誰知這胡旦、梁生的難星將到。五月十二日，晁大舍到了張家灣，將船泊住，且不差人衙裡報知，要打發小班鳩回去；除了家裡預先與過的不算，又封了二十五兩銀子；沿路零零碎碎，也做過了許多衣裳；又與了四兩重一副手鐲、四個金戒指、一副金丁香，也還有許多零碎之物；又稱了四兩銀子交與船上的家長，作回去的四十日飯錢，叫還在船上帶他回去，將那剩的米麵等物俱留與用度。跟他的小優兒，另外賞了二兩紋銀。方才先差了人往衙內通報，隨後也就開船前進。臨要上岸，又與小班鳩在官艙後面，卻不知做了些甚麼事件，喘吁吁的出來。岸上撥了許多馬匹，抬了老晁坐的大轎，別了班鳩，前呼後擁的進州去了。到後面見了爹娘，說了些家常裡短的話。看人搬完了行李，出到書房與邢臯門相見。許久，又走到胡旦、梁生那裡敘了寒溫。那胡旦梁生心裡算計，有了結義的盟兄到了，一定凡百更是周全，越發有了倚靠；誰知坐不穩龍霄寶殿罷了，還只怕要鑿駕過盡哩！

過得兩三日，與晁老說起胡旦、梁生的事來，那晁大舍說出那些傷天害理刻薄不近人情的言語，無所不至，也沒有這許多口學他的說話。晁老聽了，就如那山邊的頑石聽那志公長老講《法華經》的一般，只是點頭。又有晁夫人說道：「小小年紀，要往忠厚處積泊，不要一句非言，折盡平生之福。我剛剛勸住了你爹，你卻又發作了。你既知他是戲子小唱，誰叫托他做事，受他的好處？又誰叫你與他結拜弟兄？這樣用人靠前，不用人靠後的事，孩兒，你聽我說，再休做他。你一朵花兒才開，正要往上長哩。」那晁大舍驢耳朵內曉得甚麼叫是忠言！旁邊又有一個父親幫助他，怎得不直著個脖子，強說：「娘曉得甚麼！人誰不先為自己？你如今為了他，這火就要燒著自己屁股哩！咱如今做著現任有司官，家裡窩藏著欽犯，這是甚麼小罪犯！咱他擔著是違背聖旨，十滅九族！拿著當頭哩！」晁夫人道：「沒的家說！他作反來？那裡放著違背聖旨十滅九族？有事我耽著！」晁老道：「你女人曉得甚麼！大官兒說得是。」晁夫人道：「狗！是什麼不是！我只說是爺兒們不看長！」吃了午飯，打發晁老上了晚堂。

晁大舍走到原先住的東書房內，叫了晁書、晁鳳到跟前，說道：「你們別要混帳，沒有主意，聽老奶奶的話。那兩個戲子是朝廷欽犯，如今到處畫影圖形的拿他，你敢放在家裡藏著！這要犯出來，丟了官是小事，只怕一家子吃飯傢伙都保不住哩。我想起來，他使咱這們些銀子，要不按他個嘴啃地，叫他善便去了，他就展爪。咱頭信狠他一下子，己他個翻不的身！如今見懸著賞，首出來的，賞一百兩銀子哩。你們著一個明日到城上，我寫一張首狀，你拿著，竟往憲衙裡遞了，帶著人回來捉他。只咱知道，休叫老奶奶聽見。就是別人跟前也休露出一個字來。一百兩銀子的賞哩！每人分五十兩，做不的個小本錢麼？」

晁書看著晁鳳說道：「明日你去罷，掙了賞來也都是你的。不知怎麼，我往京裡走的生生的。」晁鳳道：「還是你去，我幹不的事；先是一個心下不得狠，怎麼成的？」晁大舍望著晁鳳噓了一口，道：「見世報！杭杭子的腔兒！您怕這一百兩銀子扎手麼？」二人道：「這事大爺再合老爺商議，別要忒冒失了。依小人們的愚見，這不該行。他在咱身上的好處不小，這缺要不著他的力量，咱拿四五千兩銀子還沒處尋主兒哩。就是俺兩個在蘇都督家住了四五十日，那一日不是四碟八碗的款待？他認得咱是誰！他也不過是為小胡兒。他就在咱家住些時，只當是回席他。就是昨日華亭的事，也該感激他；要不是他，咱那裡尋徐翰林去？若不著這一封擋餞的書去，可不就象陰了信的炮仗一般罷了？咱就按他個嘴啃地，他就爬不起來？那南人們有根子哩。」晁大舍道：「你這都象那老奶奶的一樣淡話！開口起來就是甚麼天理，就是甚麼良心，又是人家的甚麼好處，可說如今的世道，兒還不認的老子，兄弟還不認的哥哩！且講甚麼天理哩，良心哩！我齊明日不許己你們飯吃，我就看著你們吃那天理合那良心！我生平是這們個性子：咱該受人掐把的去處，咱就受人的掐把；人該受咱掐把的去處，就要變下臉來掐把人個夠！該用著念佛的去處，咱旋燒那香，遲了甚來？你夾著屁股嚙遠子去敬著。你看我做，你只不要破籠罷了！透出一點風去，我摔了你們的腿！」把晁鳳、晁書唯了一頭

灰，攆過一邊去了，倒背了手，低著頭，在那院子裡走過東走過西，肚裡思量妙計。

到了次日清早，梳過頭，走到梁生兩個的房裡坐下，問道：「二位賢弟沒有帶得甚麼銀子麼？」二人道：「也有幾兩，不多。是待怎樣？」大舍道：「本府差下人來，要一萬兩軍餉，不拘何項銀兩，要即刻借發，可的把庫裡銀子昨日才解了個罄盡。這軍儲要緊，咱只得衙裡湊借與他，等征上來還咱。」梁生兩個道：「有幾兩銀子都放手出去了，那日往這裡來，誰敢再出去討？要只將現有的幾兩銀子帶了來，兩個合將攏來，不知夠六百兩不夠。」一邊從皮箱內零零碎碎的兜將攏來，卻是六百三十兩。梁生二人一封封遞將過去，要留下那三十兩零頭。晁大舍道：「連那三十兩都湊在裡邊罷了。」外面總用了包袱包裹的結結實實的，把胡旦的一根天藍鸞帶捆了，叫了人抗到他自己房內。又囑付教不要與邢臬門、晁鳳、晁書知道。

又過了一日，晁大舍把一本報後邊空紙內故意寫了個廠衛的假本，說訪得胡君寵、梁安期躲藏通州知州晁思孝衙內，請旨差人捉拿。故意拿了報，慌張張的走到梁生門房裡，故意教人躲開了，說道：「事體敗露，不好了！如今奉了旨，廠衛就有差人到了！若進來搜簡的沒有，還好抵賴；若被他搜簡出去，你二人是不消說得，我們這一家都被你累死了！」梁生兩個慌做一團，沒有計策，只是渾身冷戰。晁大舍說：「沒有別計，火速收拾行李，我著人送你們到香岩寺去，交付與那個住持藏你們在佛後邊那夾牆裡面。那個去處是我自己看過的，躲一年也不怕有人尋見。那個和尚新近被強盜扳了，是家父開了他出來，他甚感我們的恩，差人去吩咐他，他沒有敢放肆的。事不宜遲，快些出去！」二人急巴巴收拾不迭，行李止妝了個褥套，別樣用不著的衣裳也都丟下了。梁生道：「有零碎銀子且與幾兩，只怕一時緩急要用。」晁大舍道：「也沒處用銀子，我脫不了不住的差出人去看，再捎出去不遲。」二人也辭不及邢臬門，說：「我們還辭辭老爺奶奶出去。」晁大舍道：「略等事體平平，脫不了就要進來，且不辭罷。」開了衙門，外面已有兩個衙門的人伺候接著。晁大舍道：「我適才已是再三吩咐詳細了。你二人好生與我送去，不可誤事。」兩個衙門人連聲，替他抗了褥套去了。

原來香岩寺在通州西門外五里路上，那送去的二人扛了褥套，同梁生、胡旦出了西門，走到旱石橋上，大家站住了歇腳，一人推說往橋下解手，從小路溜之而已。又一個說道：「這還有五六里大野路，我到門裡邊叫兩匹馬來與二位相公騎了，好去。」梁生二人道：「路不甚遠，我們慢慢走去罷。」那人道：「見成有馬，門裡邊走去就牽來了。」將褥套閣在橋欄杆上，也就做了一對半賢者。那梁胡二人左等右等，從清早不曾吃飯，直到了晌午，那一個先去解手的是不消說得，已是沒有蹤跡了；這一個去牽馬的也一去無音了。那時正是六月長天，餓得肚裡熱騰騰的火起。那旱石橋下，倒是個鬧熱所在，賣水果的，賣大米水飯的，一行兩行的挑過。怎當梁胡二人半個低錢也不曾帶了出來，空餓得叫苦連天，卻拿甚麼買吃？兩個心裡還恨說道：「這兩個差人只見我們兩個換了這襤褸衣裳，便卻不在眼裡！那曉得我們是晁大舍的義弟。過兩日，見了晁大舍，定要說了打他！」又想自己耽著一身罪名，要出來避難的，卻怎坐在這衝路的橋上？幸喜穿了破碎的衣裳，剛得兩薄薄的被套，不大有人物色。商量不如自己抗了行李，慢慢的向到香岩寺去。晁大舍曾言已著人合住持說過了，我們自去說得頭正，他也自然留住。」

各人把被套抗在肩頭，問了路，走了五六里，倒也果然有座香岩寺，規模也甚是齊整。二人進了山門，又到了佛殿上叩了頭，問了那住持的方丈。兩個逕自走進客座裡面，只見一個小僧籬走來問道：「你二人是做甚的？」梁胡兩個道：「我們是州太爺衙裡邊出來的親眷，特來拜投長老。」那僧籬去了一會，只見那長老走將出來。但見：

年紀不上五十歲，肉身約重四百斤。軒軒動喘似吳牛，赳赳般狠如蜀虎。垂著個安祿山的大肚，看外像，有似彌勒佛身軀；藏著副董太師的歪腸，論裡邊，無異海陵王色膽。

兩個迎到門外，那和尚從新把他兩個讓到裡面，安了坐，略略敘了來意。長老看他兩個都才得二十歲的模樣，那梁生雖是標緻，還有幾分象個男子，那個胡旦嬌媚得通似個女人，且是容貌也都光潤，不象是受奔波的，卻如何外面的衣服又這等破碎？再仔細偷看他們的裡面，卻也雖不華麗，卻都生羅衫褲，甚是濟楚。若果是州衙裡親眷，怎又沒個人送來？雖說有兩個人，都從半路裡逃去，這又是兩頭不見影的話。又怎生不留他在衙裡，卻又送他往寺裡來？只怕果是親眷，在衙裡幹了甚麼見不得人的勾當，走出來了，又該走去罷了，如何反要住在這裡？他說不住使人出來探望，且再看下落。一面叫人收拾齋來吃了。

這寺原是奉皇太后敕建，安藏經焚修的所在，周圍有二三十頃贍寺的地；所以這和尚是欽授了度牒來的，甚是有錢，受用得緊。雖是素齋，卻倒豐潔。二人吃了齋，和尚收拾了一座淨室，叫他兩個住歇。等到日夕，掌了燈，何嘗有個人來探問！又留吃了晚齋，乘了會涼，終不見個人影。兩個還道是晁大舍用了調虎離山計，只疑道是轉了背，錦衣衛差人到了，正在衙裡亂哄，也未可知。但沒個憑據，怎好住得安穩。

連住了三四日，和尚還不見有個州裡的人出來，一發疑心起來，要送他兩個起身。二人道：「我們的行李盤纏盡數都在衙裡。原說待幾日就使人接了進去，所以絲毫也不曾帶了出來。每人剛得一個梳匣，兩三把鑰匙，此外要半個低錢也是沒有的，怎麼去得？待我寫一封書，老師傅使個的當人下到州裡，討個信息出來。」討了一個折柬，一個封筒，恐怕和尚不信，當了和尚的面，寫道：

前日揖別仁兄，未及辭得老爺奶奶，歉歉！送的兩人俱至一石橋上，一個推說淨手，一人推去催馬，俱竟去不來。弟等候至午轉，只得自肩行李，投托寺內。幸得長老老大人體面，留住管待。近日來信息不通，弟等進退維谷。或住或行，速乞仁兄方略。手內片文也無，仍乞仁兄留意。知名不具。

寫完，用糝黏封了口。長老使了一個常往州裡走動的人，叫他到州裡內衙門口說：「三日前，衙裡出來兩位相公，住在寺裡，等衙裡人不出，叫我送進這封書來。」把衙門的傳了進去。晁大舍自己走到傳桶跟前回說：「我衙裡相公自然在衙裡住，卻怎的送到寺裡？這卻是何處光棍，指稱打詐！即刻驅逐起身！稍遲，連滿寺和尚都拿來重處！」唬得那個下書的金命水命的往寺裡跑，將了原書，同了梁胡二人，回了長老的話。二人聽得，都呆了半晌，變了面色，氣得說不出話來。那長老便也不肯容留，只是見胡旦生得標緻，那個不良的念頭未曾割斷。隨即有兩地方來到寺裡查問，幸得那長老奉敕剃度的，那地方也不敢放肆，說了說，去了。

胡旦二人道：「我們去是半步也行不得的。沒有分文路費，怎麼動身？只好死在這裡罷了！左右脫不了是死！」把那前後左右從根至尾的始末，怎樣借銀子，怎樣打發出來，盡情告訴了那和尚。長老道：「原來是如此！這是大舍用了計。你那六百兩和行李，准還那乾官的銀子。你倒是把實情合老僧說得明白，這事就好處了。你且放心住下，寺裡也還有你吃的飯哩。你兩個依我說，把頭髮且剃掉了，暫做些時和尚，不久就要改立東宮，遇了赦書，再留髮還俗不遲。目下且在寺裡住著，量他許大的人物也不敢進我寺裡尋人。」胡梁兩個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我二人情願終身拜認長老為師，說甚麼還俗的話。況我們兩個雖定下了親，都還不曾娶得過門。若後來結得個善果，也不枉了老師父度脫一場。」

且把這胡梁二人削髮為僧的事留做後說。卻說那晁大舍用了這個妙計，擠發出梁生、胡旦來了，那晁老欽服得個兒子就如孔明再生，孫龐復出。那日地方回了話，說道：「梁胡兩個都趕得去了。」晁老喜得就如光身上脫了領蓑衣一般。只是那晁夫人聽見兒子把梁生、胡旦打發得去了，心中甚是不快，惱得整兩日不曾吃飯，又怪說：「這兩個人也奇，你平常是見得我的，你臨去的時節，怎便辭也不辭我一聲，伴長去了？想是使了性子，連我也怪得了。但不肯略忍一忍？出到外面被人捉了，誰是他著己的人？」老夫人關了房門，痛哭了一個不歇，住了聲，卻又不見動靜。丫頭在窗外邊張了一張，一聲喊起，連說：「不好了！老奶奶在牀欄杆上吊著哩！」大家慌了手腳，掘門的掘門，拆窗的拆窗，從堂上請了晁老下來，從書房叫了晁源來到，灌救了半晌，剛剛救得轉來。

晁老再三體向丫鬟媳婦們，都說不知為甚。只是整兩日不曾吃飯，剛才關了房門，又大哭了一場，後來就不見動靜了，從窗孔往裡張了一張，只見老奶奶在牀上吊著。晁老再三又向晁夫人詳問，果真是為何來。晁夫人道：「我不為甚麼，趁著有兒子的時

候，使我早些死了，好叫他披麻帶孝，送我到正穴裡去。免教死得遲了，被人說我是絕戶，埋在祖墳外邊！」晁老道：「我不曉得這是怎生的說話！這等一個絕好的兒子，我們正要在他手裡享福快活半世哩，為何說這等不祥的言語？」晁夫人說：「我雖是婦人家，不曾讀那古本正傳，但耳朵內不曾聽見有這等刻薄負義沒良心的人，幹這等促狹短命的事，會長命享福的理！怎如早些閉了口眼，趁著好風好水的時節挺了腳快活？誰叫你們把我救將轉來！」那晁老的賢喬梓聽了晁夫人的話也不免毛骨悚然。但那晁夫人還不曉得把他的銀子劫得分文不剩，衣服一件也不曾帶得出去，差了地方趕逐起身這些勾當哩！大家著實解勸了一番，安慰了晁夫人。事也不免張揚開去，那邢臬門也曉得了。正是：和氣致祥，乖氣致異。這樣人家，那討福器？從此後，那沒趣的事也漸漸來也。